

白朴词浅论

景 刚

白朴不仅是元代杰出的杂剧散曲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词作家。唐圭璋《全金元词》收元代词人212家,词作3721首,其中白朴词104首,是元词的高产作家之一。白朴词内容较为丰富,艺术上很有自己的特色。由于历史的原因,元代戏曲作家生平事迹可考的很少,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对白朴生平思想有较多的了解,正是得力于他的词。因此,深入研究白朴的词,对我们研究白朴的生平,研究金元之际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研究元代词的思想艺术特色,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试图对白朴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就正于方家。

—

白朴词集名《天籁集》,为作者生前编辑手定,他的挚友王博文为序,元末开始刊行问世,原有词二百余首,今仅存104首。按题材和思想内容,这些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叹世之作,闲适之作和酬赠之作。

(一)叹世之作:这类作品40多首,在白朴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词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是我们研究白朴生平思想和金元之际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

金元之际不少失意的知识分子抱着悲观、颓唐、希慕遁世的生活态度,白朴也是如此。在他的词作中,直接表现对遁世生活的向往和歌颂的就有九首。他感叹“世事无端,恼人方寸,十常八九”^①,因而希慕“绿簑青笠浑无事,醉卧一天风雨”^②。在他看来,“山间终是胜人间。风月琴樽应不羡,尘土征鞍”^③,“任是和羹傅鼎,争如漉酒陶巾。”^④最能集中体现这种遁世情绪及其原因的是下面这首《西江月·渔父》:

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白鸥波底五湖天。别是秋光一片。 竹叶醅浮绿醪,桃花浪渍红鲜。醉乡日月武陵边。管甚陵边谷变。

在文学作品中,历史常常是现实的折射,咏史实际上是更深沉的叹世。白朴的咏史词有十多首,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的发展采取了无可奈何的虚无主义态度。在元代诗词散曲中,这类题材的共同基调,反映了元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白朴的这首《水调歌头》可作为代表:

苍烟拥乔木,粉雉倚寒空。行人日暮回首,指点旧离宫。好在龙蟠虎踞,试问石城钟阜,形势为谁雄。慷慨一尊酒,南北几衰翁。 赋朝云,歌夜月,醉春风。拜亭何苦流涕,兴废古今同。朱雀桥边野草,白鹭洲边江水,遗恨几时终。唤起六朝梦,山色有无中。

在白朴看来,历史的发展就是朝代的兴废更替,因而新亭流涕那样的事大可不必。千古江山固然能引起后人的慷慨遗恨,但也只是如同那或有或无的山色,近于虚无飘渺。在白朴的叹世之作中,有一首《朝中措》应该特别提出:

田家秋熟办千仓，造物恨难量。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满地螟蝗。委填沟壑，流离道路，老幼堪伤。安得长安毒手，变教四海金穰。

元代蝗灾频繁。这首词描绘了蝗灾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作者对委填沟壑、流离道路的灾民的同情，其思想内容是值得称道的。

(二) 闲适之作：这类作品有30多首。其中有的记录了作者诗酒悠游的闲适生活及从中感受到的乐趣。如“三十六陂春水，二十四桥明月，好景入清淡。”^⑤“江山信美，快平生，一览南州风物。”^⑥“待细揽烟霞，平分风月，挥洒锦囊句。”^⑦“和靖祠前，苏公堤上，漫把梅花捻。”^⑧等等。

叙写男女恋情是闲适类作品的又一主要内容。这类作品有的写于青年时期，风格柔靡绮丽，近于艳词，如《朝中措》“娃儿十五得人怜”，《浪淘沙》“今古海山情。”有的是赠别情人之作，表现对爱情的忠贞，如《朝中措》“燕忙莺乱斗寻芳”。还有一首《木兰花慢·感香囊悼双文》，上片回忆了作者和双文“恋恋成欢”的生活，下片把对情人的悼念和自己失意的感叹结合起来，情真意切，凄楚动人。

春霜底事扫浓华，埋玉向泥沙。叹物是人非，虚迎桃叶，谁偶瓠瓜。西风楚词歌罢，料芳魂，飞作碧天霞。镜里舞鸾空在，人间后会无涯。

闲适类的词作中还有十一首咏物词，只是单纯描摹物体的形态神韵，因而思想艺术价值不高。

(三) 酬赠之作：

这类作品有20多首，从中可以看出白朴的交游和政治思想倾向。据《金史·白华传》、王博文《天簑集序》及《元史张柔传》，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白朴七岁时，父白华扈从金哀宗逃离汴京，将家人留在京城。第二年，金留守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献城叛降。当时配合蒙军围城的是原金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张柔。张柔是北方大族，他于1218年兵败投降铁木真以后，在元灭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铁木真和忽必烈的重用。汴京破后，张柔“访求耆法及燕城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其中包括金左司都事元好问。在这次变乱中，白朴“仓皇失母”，由父执元好问携带北渡，不久，白华由南宋逃回北方，先是与元好问一起居忻州，依附于张柔，随后寓居真定，依附于归顺元朝的另一北方豪强史天泽^⑨。从汴京陷落到1275年史天泽去世，40年间，白朴一家始终与史张两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白朴的酬赠之作中有五首是与张史两家有关的。1252年，白朴27岁时游顺天，应张柔妻毛氏之兄的邀请拜访了毛氏夫人，元好问的继室毛氏与柔妻为宗盟，因而会见中柔妻以太母命题索赋，白朴应命作词二首，“词成，惠以罗绮四端。”白词《秋色横空·咏梅》及《垂阳》小序记之甚详。1251年，张柔戍守与南宋接境的亳县，实行屯田^⑩。白朴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夸赞张柔“威震雄边”、“斗印腰悬”、“三军耀武，万灿屯田”，祝愿张柔“明年看，平吴事了，图象凌烟”。1267年，史天泽的侄子史枢受命任总帅西征，^⑪白朴作《水龙吟·送史总帅镇西川，时方混一》，恭维史枢“豹略深藏，虎符荣佩”预言“金陵王气尽消磨”，南宋的寿命不会长了。同年，白朴还作了一首《春从天上来》，词序说：“至元四年，恭遇圣节，真定总府请作寿词。”据史料，当时的真定总府应是史楫^⑫，是年八月为忽必烈53岁寿辰，所以这首诗是为史氏家族献媚忽必烈而作。词中盛赞元朝统一天下是“枢电光旋，应九五飞龙，大造登乾”，祝愿元的统治“皇祚绵绵。万斯年，快康衢击壤，同戴尧天。”从这些词可以看出白朴与史张两家的关系确实是亲密的。

与白朴有交往的另外两个元朝统治集团的中上层人物是“平章吕公”和吕道山。据叶德钧《白朴年谱》考证，吕道山疑即吕夔，平章吕公即吕夔的叔父吕文焕。据新元史卷177，吕文

焕原为南宋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使，降元后为元军前锋伐宋，并诱降沿江宋将，后官至江淮行省右丞。吕夔原为宋沿江制置使，降元后以宋宗室女侍宴蒙帅伯颜，并诱骗友人谢枋得的妻子下狱，后官至参知政事。白朴自1275年在江川与吕道山相识后，交谊深厚，以钟期伯牙相许。（见《沁园春》“高山流水”并序）白朴在给吕文焕、吕道山的寿词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恭维之词，赞扬他们的显贵和“功业”。（见《水调歌头至元戊寅为江西吕道山参政寿》和《沁园春·十二月十四日为平章吕公寿》）

从白词中可以看到，与白朴交往的还有御史台中丞王博文、江州总管杨文卿、江南浙西道按察使胡绍开、福建闽海道按察使王仲谋、河东山西廉访使程介甫、浙东监察使合道公（名不详）、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监事王仲常、九江同知刘牧之等。白朴给上述诸人的赠词、别词、寿词全部作于50岁以后。从词的内容看，白朴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朴晚年的政治倾向和生活状况。

二

以上我们按题材内容从横的方面对白朴词作了一些分析。如果我们再从时间发展的纵的方面来考察，可以看出，白词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275年史天泽去世以前，主要是一些闲适和酬赠之作，反映了白朴青年时期的书会才子生活以及对张、史两大家族的依附关系。第二阶段是从1275年漫游江南到1280年卜居建康之前。属于这一阶段的词作不多，主要是一些酬赠记游之作，反映了白朴“三年浪走，有心遁世，无地栖身”（《朝中措》）的生活经历以及失意、思乡的情绪。第三阶段是1280年卜居建康以后，现存的白词大部分作于这一时期。从题材上看，绝大多数是叹世和闲适之作，亦有少量酬赠之作。叹世和闲适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综观白朴的全部词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由于北宋以来我国北方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时代动乱给金代遗民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浓郁的虚无颓唐情绪，而不是象南宋遗民那样强烈的民族意识。元朝统治者将北人划分为第三等，将南人划分为第四等；金代遗民的诗词散曲表现的大多数是个人命运的难以把握，南宋遗民的诗词表现的却是国破家亡的悲愤；文天祥高唱着正气歌走上元朝的刑场，白朴的父辈和老师元好问却向忽必烈奉上了“儒教大宗师”的尊号，都是有力的证明。白朴的父亲原是金朝颇受重用的高官，巨大的历史变动冲破了白朴宁静幸福的童年，国家灭亡，生母遭难，父亲出走，自己寄人篱下。这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沉重的创伤。但他的一家又是在投靠元蒙统治者的史、张两大家族下恢复了宁静的生活，对元初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白朴缺乏切身的感受。白朴的父亲是金朝的叛臣，金朝灭亡时白朴年仅7岁，所以他也说不上对金的统治有什么感情。和历代新兴王朝一样，在元世祖执政时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的措施，与金朝后期的动乱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上白朴一生中与元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中上层人物频繁交往，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倾向。因为上述多种原因，白朴对元朝统一天下的态度是拥护和赞扬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白词中看到的只有虚无主义的感伤，对政治的厌倦和对元朝统治的并非完全违心的赞扬，而看不到国破家亡的悲愤，更看不到对元朝统治的抨击。白朴散曲的情况与词大体相同。白朴的杂剧大多以爱情为题材，涉及到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梧桐雨》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与关汉卿猛烈抨击社会黑暗的剧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里，我们可以顺带探讨一下白朴拒绝出仕的问题。关于白朴拒绝出仕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有人认为是出于对金朝的一往情深，但都缺少具体有力的论据。由上面的论述看来，合乎情理的分析应该是：金元之际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世道沧桑之感（即王博文《天籟集序》中所说的“山川满目之叹”）和对政治厌倦的心理，这种思潮对白朴不可能没有影响。白朴的父亲白华原是金朝的显贵，继而叛金降宋，再而叛宋降元，宦海浮沉，最后老死家中。与白朴关系密切的史、张两家，在元灭金、宋，平息内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元统治者可谓忠心耿耿，战功卓著，但时而须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元世祖作人质^⑬，时而又须自解军职以打消元世祖的疑忌^⑭，“人生何苦奔竞，勘破大槐宫。不入麒麟画里，却喜鲈鱼江上，一宅了杨雄。”（《水调歌头》）白朴对仕进缺乏热情和信心，既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也与自己的切身感受有关。尽管白华回到北方后还曾一心想培养儿子走仕进的老路，教他诗词律赋^⑮，但白朴仕进之心并不强烈，再加上元初长期未开科举，而当时以燕京、真定、东平为中心的元杂剧却方兴未艾，所以，白朴最终成为一位书会才子。中统二年（1261）元世祖下诏十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⑯。时为中书右丞相的史天泽准备推荐白朴，但白朴这时已三十六岁，他已不可能放弃自己喜爱并已取得成就的杂剧艺术而去踏入仕途，闲散放荡的书会才子生活也使他难以适应官场的束缚，于是他“再三逊谢”了^⑰。当然，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影响在白朴心灵深处也不可能完全泯灭，因而在他的个别作品中也偶有光阴荏苒，瓠瓜徒悬的感慨^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壮心逐渐消磨，所以当55岁卜居建康后，监察师巨源再度准备推荐他做官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谢绝。在词中，他明确表示自己拒仕的原因是年岁已大，出仕的志向已经衰残。长期的闲适生活也使自己难以适应官场的羁绊。应该说，这些都不是违心的托词，而是白朴晚年心境志趣的真实写照。也许有人会认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是一份反对司马氏政权的宣言，白朴在这首词的序中明明写着“因读嵇康与山涛书，有契于予心者”，这不也正表明了白朴与元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吗？但联系白朴的生平思想，细味词意，我们就会感到，白朴只是在“麋鹿难驯，金标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怕机事缠头不耐烦”这一点上与嵇康的心灵有某些相通之处，而在对当权者的态度上，却是很不相同的。白朴在词中明确写道，“唐虞世，也曾闻巢许，遁迹箕山，”“况属清时，得延残喘，鱼鸟溪山任往还。”即是说，自己的拒仕并不是因为政治不清明，恰恰相反，是想在清明、安定的环境中悠闲舒适地度过残年。

三

元代初期的词直接继承金代词风，同时又受到元散曲的影响，从总体上说，结构平铺直述，层次较少；意境轻浅，思想表达显露，因此在艺术风格上与以婉约为主的宋词迥然不同。白朴词也是如此。但由于白朴自幼在元好问、白华的教育督促下受过诗词律赋的严格训练，又是一位婉丽派的杂剧散曲作家，所以他的词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除了一部分单纯歌功颂德、恭维奉承的酬赠之作以外，白朴的不少作品都写得情文并茂，兼有豪放词的清疏俊逸和婉约词的细腻谐婉之长，形成了一种以清丽隽永为主的艺术风格。例如下面这首《夺锦标》：

霜水明秋，霞天送晚，画出江南江北。满目山围故国，三阁余香，六朝陈迹。有庭花遗谱，口哀音，令人嗟惜。想当时，天子无愁，自古佳人难得。惆怅龙沈宫井，石上啼痕，犹点胭脂红湿。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落花狼藉。恨清溪留在，渺重城，烟波空碧。对西风，谁与招魂，梦里行云消息。

这首词上片以景语起笔，“霜水”、“霞天”色彩清丽，“江南江北”意境阔大，“秋”、“晚”二字既点明时间，又与整首词的感伤基调一致。“满目”句化用刘禹锡诗句引入对历史的咏叹，转折过渡精妙自然。“馀香”、“哀音”写后主丽华情事，艳而不俗，婉转含蓄。后三句补足前意，语言明白如话，与前几句相得益彰。下片前三句写乐极而悲，亡国殒命，转折有力，而以“惆怅”二字综合，似断实连，天衣无缝。“石上”二句用典精当，情辞细腻。“去去”三句情景交融，含蓄能留，具有婉约词神韵。结尾化用巫山云雨典故，又与眼前景物融合，与词的开头相呼应。有空灵蕴藉之妙。

在白朴的词作中，下面这首《玉漏迟》无论是题材，意境还是语言都具有婉约词的特点。但我们细读全词，却又分明感到它与两宋婉约词有着不同的风格。原因就在于，这首词在结构上没有运用婉约词常用的插叙倒叙之法，抒情层次较少，并且缺少转折、递进等使词作含蓄、曲折的表现手法。全词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描绘思妇从白天到深夜再到天明的一系列行动，以此表现她强烈的思念之情，因而显得既细腻，又疏朗：

碧梧深院悄。清明过也，秋千闲了。杨柳阴中，又是一番啼鸟。人去瑶台路远，孤负却，花前欢笑。音信杳。西楼尽日，凭栏凝眺。缥缈。雾阁云窗，恨梦断青鸾，夜深寒悄。簷玉敲残，捱得五更风小。醵注金猊烬冷，画烛短，银屏空照。芳径晓。惆怅落红多少。

白词中豪放风格的不多，下面这首《沁园春》可作代表：

我望山形，虎踞龙盘，壮哉建康。忆黄旗紫盖，中兴东晋，雕栏玉砌，下逮南唐。步步金莲，朝朝琼树，宫殿吴时花草香。今何日，尚寺留萧姓，人做梅妆。

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问乌衣旧宅，谁家作主，白头老子，今日还乡。吊古愁浓，题诗人去，寂寞高楼无凤凰。斜阳外，正渔舟唱晚，一片鸣榔。

这首词开头笔力雄健，接着以一“忆”字总领，概述了自东晋至南唐几百年间的沧桑变化。“今何日”三句，运用借代手法，耐人寻味，过片感慨深沉，结尾境界开阔，情味隽永。朱彝尊说白朴词“源出苏辛而无叫嚣之气”，这首词是当之无愧的。

白朴词中对偶句特别多，在元代词中显得十分突出，这可能与作者追求词句整齐华美有关。以《水调歌头》这一词牌为例，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词典》选此调29首，其中有13首通篇未用对句，12首用一个对句。用两个对句和三个对句的各两首。而我们上文引用的那首“苍烟拥乔木”全词用了四个对句（包括一个鼎足对），除上下两片的结句外，所有上下字数相同的两句都用了对偶句。白词中的对偶句丰富多采。从内容上说，有描写性的，叙述性的，议论性的，抒情性的；从字数上说，三言到七言兼备；从形式上说，有两句对，鼎足对，扇面对。如“月冷芸窗，灯残纸帐，夜悄衡门”（《木兰花慢》），“社燕秋鸿，十年无定，楚星燕月，千里相望”（《风流子》）“疏云暗雾树，秋潦净寒潭”（《水调歌头》），“鸾鹤故山梦，香火岁时情”（《水调歌头》），“世故重重厄网，生涯小小渔船”（《西江月》），“破枕才移孤馆雨，扁舟又泛长江雪”（《满江红》）等等。白词中的对句对仗工整，文词华丽，在一定程度上给词作增添了美感。但由于用得过多，有些地方又给人以斧凿呆板之感。并且，句式长短参差，本是词的艺术特长，对句用得太多，反而有损词意的表达，使人感到诗味多词味少。

大量运用典故和前人诗词成句也是白朴词的特点之一。白词用典大多贴切自然。例如前面提到的《夺锦标》“霜水明秋”，化用刘禹锡、杜牧诗句，胭脂井的民间传说以及巫山云雨的典故，成为一个融合的艺术整体。白词用典也偶有创新。例如，历来咏刘晨阮肇事大多着眼于男子再度寻找恋人不得，而白朴的《江海引》却是写女子殷切盼望与情人重逢。又如《水调歌头·感南唐故宫，就隳括后主词》大多用的是李后主的原句，但由于添加了“谁谓埋金地，都属卖柴翁”两句，就使得“愁满月明中”之愁与李后主之愁截然不同。后主之愁是亡国的切肤

之痛，而白朴之愁却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兴亡之感。可惜白词用典因袭模仿过多。

总之，元代是词的衰落期，元词的艺术成就不如两宋。白朴的一些艺术性较高的词作与广为流传的那些唐宋名篇也不能相比。但在元代词坛上，白朴确实可以算得上是较有成就、较有特色的一家。

注释：

- ① 《水龙吟·送张大匠御使》。本文所引白词，均据唐圭璋《全金元词》。
- ② 《摸鱼子》“问谁歌六朝琼树”。
- ③ 《浪淘沙》“行路古来难”。
- ④ 《朝中措》“东华门外软红尘”。
- ⑤ 《水调歌头》“疏云暗雾树”。
- ⑥ 《念奴娇·题镇江多景楼》
- ⑦ 《摸鱼子》“望参差冶城烟树”。
- ⑧ 《永遇乐》“一片西湖”。
- ⑨ 据王恽《史天泽家传》
- ⑩ 据元史张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是年甲寅柔“移镇亳州”。
- ⑪ 元史史天倪传：“(至元四年)宋兵围开达诸州，以(史)枢为左壁总帅，佩虎符……宋兵闻之，解去。”
- ⑫ 据元史史天倪传，史枢1260年被授予真定路总管，其后未见改任他人的记载。可以肯定，到1267年之前，真定路总管即使不是史枢，也会是史氏家族中人。
- ⑬ 元史世祖本纪：“(中统之年)世祖北征，诏(张柔)入卫，至庐沟洹，有诏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卫京师，以子弘庆为质。”
- ⑭ 元史史天泽传：“(中统二年)言者或谓李坛之变，由诸侯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 ⑮ 白华《示恒》诗：“忍教憔悴衡门底，窃得虚名玷士林。”《是日又示恒》：“潦倒吾何用，文章汝未成。过庭思又训，坠地家有声。”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报81年第6期李修生《白仁甫及其创作》。李文将诗意理解成白华不准备让白朴出仕，似有不妥。
- ⑯ 据元史世祖本纪。
- ⑰ 王博文《天籁集序》
- ⑱ 《水调歌头》(北风下庭绿)：“天地悠悠逆旅，岁民匆匆过客，吾也岂瓠瓜。”

(上接52页)

注释：

- ①⑫⑬⑮ 《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 ② 刘禹锡：《路旁曲》。
- ③⑬ 《集异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④⑤ 《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 ⑥⑧⑨⑩ 《唐才子传》
- ⑦⑮⑰ 《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 ⑪ 《唐诗纪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版。
- ⑭⑮ 《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⑯ 《本事诗·事感第二》
- ⑰ 《贞一斋诗话》
- ⑱ 《唐人绝句精华》。
- ⑳ 《山谷题跋》。
- ㉑ 《乐府诗集》。
- ㉒ 《容斋随笔·容斋三笔》
- ㉓ 《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八号
- ㉔ 《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㉕ 《美学论集·论艺术种类》
- ㉖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全唐诗》
- ㉗ 《中古文学史论》
- ㉘ 《文镜秘府论·天卷》引。
- ㉙ 《文镜秘府论·西卷》引。
- ㉚ 《昭明文选》。
- ㉛ 《说诗啐语》。